



西廂古本校注 六終

蘇州吳梅

字體安別號霜厓

1928—1939

藏書

新校注古本西廂記卷六 考

西廂記

明會稽方諸生彙考

古虞謝伯美

山陰朱朝鼎同校

崔娘遺照

見前圖中

蘇州吳梅

字禮安別號霜厓 188—1939

藏書

右崔娘遺照見諸家舊本傳為宋畫院待詔陳居中  
中所摹按陶宗儀輟耕錄謂於武林見此圖命盛  
子昭重摹不知正此本否祝希哲跋語謂曾兩見  
此圖大略相類妖妍宛約故猶動人第稍傷肥此  
本殊清麗不爾然往觀古周昉輩畫美人亦多較

豐不似近代專尚瘦弱吳本又有唐伯虎所摹一紙則真傷癡肥大損風韻或摹刻屢易致失本真今不并載稍存此圖以寄虎賁典刑俾覽者自得於驪黃牝牡之外云爾客問舊謂居中之畫稍肥近否余戲謂崔娘千古絕豔然故不甚瘦客詰其故余謂子不讀微之會真詩膚潤玉肌豐語乎摹寫姿態無過此君最真耳客大噱去并識以備謔資

崔娘本傳

諸本異同凡文義並通及疑誤莫辨者俱疏上方直係訛字無疑者不贅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容內秉堅孤非禮

谷一作儀

不可入或匆從遊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洵洵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二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耳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

太平廣記無  
可字

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識之無幾何張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入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

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飭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出拜爾兄爾兄活爾父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又久之乃至常服悴容不加新飾垂鬟接黛雙臉銷紅而已顏色豔異光

俗本命女下有曰鶯鶯三字不知傳尾有崔氏小名鶯鶯六字耳或無又字

太平廣記作銷紅語頗不

倫侯鯖錄作桃紅復近鄙俚諸本作斷紅并文理亦不通矣

輝動人張驚為之禮因坐鄭傍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者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於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辭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為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愧然而奔張生悔之翼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媒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統綺間居曾莫留盼不謂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

諸本作潰然而奔殊不成語太平廣記作腆然腆於義訓厚也多也亦無謂蓋誤字之誤懣又與覲通方言斬也今更正諸本因其德

而娶焉德字  
不妾侯鯖錄  
作媒良是特  
上其字亦戾  
○索音色與  
繩索之索各  
音

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  
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  
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亦不可以  
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沈  
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  
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  
至持綵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  
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墻花影動疑  
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  
崔之東墻有杏花一株攀援可踰旣望之夕張因梯  
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果半開矣紅娘寢於牀  
生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  
牋召我矣爾爲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  
矣張生且喜且駭謂必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儼容大  
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  
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泆之詞始以護人之  
亂爲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  
欲寢其辭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  
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  
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辭以求其必

太平廣記無  
見字

或作並枕重  
枕而去殊復  
且於文理不  
通

麗或作莊

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無及於亂言  
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  
夕張生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駭而起則見紅娘  
斂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為哉遂設衾  
枕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脩謹以俟  
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肢  
體曩時端麗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熒  
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  
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  
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

知虞初志作  
我

觀太平廣記  
作睹

曰豈其夢耶及明睹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  
瑩於裯席而已是後又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  
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  
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  
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奈何  
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  
氏宛無難辭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  
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遊於蒲舍於崔氏者  
又累月崔氏甚工刀劊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  
張生往往自以文挑之亦不甚觀覽大略崔之出人

太平廣記深憾諸本或作深感

或以無擁面二字

使或作便從使則去聲謂張所遣之人從便則與下便安較重

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辯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豔幽邃恒若不識喜愠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久不復自言其情愁嘆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懌無以奉寧君嘗謂我善鼓琴嚮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歔崔亦遽止之投琴擁面泣下流連趣歸鄭所遂不復至明且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辭粗載於此曰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脣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為容觀物增懷但積悲嘆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脩之道固在便安但恨鄙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喧譁之下或勉為語笑閒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



忒或作左

枕席太平廣  
記作寢席愚  
幼作愚陋幽  
劣作幽眇

太平廣記作  
以要盟為可  
欺

潔太平廣記  
作潤  
絢玉篇音句  
一絢一束也  
懶真子云絢  
當作綸音七  
侯反與絢同  
音

間亦多敘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  
 未終，驚寃已斷，雖半衾如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  
 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  
 眷念無斃，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  
 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  
 見女之情，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  
 之拒，及薦枕席，義盛意深，愚幼之心，永謂終托，豈期  
 既見君子，不能以禮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  
 巾櫛，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儻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  
 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  
 為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因  
 風委露，猶托清塵，存沒之情，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  
 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  
 弄，寄充君子下體之佩，玉取其堅潔不渝，環取其終  
 始不絕，兼致綵絲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  
 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俾志如環不解，淚痕  
 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為好耳，心邇身遐，拜  
 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疆  
 飯為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為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  
 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為賦崔

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消初風  
 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  
 會真詩三十韻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遙天初  
 縹緲低樹漸蔥龍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綃垂  
 薄霧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  
 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襪瑤釵行  
 彩鳳羅帔掩丹虹言自瑤華圃將朝碧玉宮因遊李  
 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蟬  
 影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牀抱綺叢鴛鴦交  
 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聚脣朱暖更融氣清蘭

梁昭明太子  
 咏名士悅傾  
 城詩經居李  
 城北來往宋  
 家東俗本作  
 洛城非

腕虞初志作  
 履與前文履  
 重

度當作入聲  
 否則與前聲  
 光度遠空複  
 矣

蕊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腕多嬌愛斂躬汗光珠  
 點點髮亂綠蔥蔥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  
 有限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辭誓素衷贈環明  
 運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宵鏡殘鐙遶暗蟲華光猶  
 冉冉旭日漸瞳瞳乘鶯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  
 染麝枕膩尚殘紅幕幕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  
 怨鶴清漢望驚鴻海濶誠難度天高不易沖行雲無  
 處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  
 張之志固絕之矣稹特與張厚因徵其辭張曰大凡  
 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

古今西府詩考 卷六  
合富貴、乘嬌寵、不爲雲爲雨、則爲蛟爲螭、吾不知其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萬乘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僂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爲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所居、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爲傍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之、曰：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予嘗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之者不爲、爲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余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爲鶯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名篇。

按微之長慶集答姨兄胡靈之見寄五十韻詩序九歲解賦詩、飲酒至斗餘乃醉、時方依倚舅族、舅憐不以禮數檢束、得與姨兄胡靈之輩十數人爲晝夜遊、又題黃明府詩序云、小年曾於解縣連日飲酒、余常爲觥錄事、嘗於寶明府廳中有一人後

復音

至頗犯語令連飛數十觥不勝其困逃席而去醒後問人前虞鄉黃丞也又誨姪崙等書吾生長京城匆從不少然而未嘗識倡優之門不曾於喧譁處縱觀傳言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匆從遊宴擾雜其間張生容順而已及年二十二未嘗近女色又序詩寄樂天云外闈郎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豪卒復之處因喪負衆橫相賊殺告變駱驛傳言渾瑊薨於蒲丁文雅不善於軍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又云故鄭京兆於僕爲外諸父深賜憐獎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祕書少監王表在坐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死其志義何如哉惜吾輩不見其成就因召諸子訓責泣下傳言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諸語皆與傳文相合其爲微之自敘無疑至會真詩三十韻大都皆賦鶯就張時景物傳云斜月熒煌幽輝半牀詩則首言微月透簾櫳傳云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詩則言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傳云粧在臂香在衣詩則言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及絳節隨金母偶向宋家東蕭史在樓中皆言紅之捧鸞就巳其爲當日

授紅貽崔氏之詩無疑署曰河南元稹續生會真詩蓋欲諱其事而又不能自隱益以徵張生之卽爲稹矣又徵之他詩紅娘留醉打觥使及醒差及峴亭盡日顛狂醉舞引紅娘亂打人注舞引紅娘拋打曲名則崔氏之名其侍兒固有所本亦雅麗可喜耳

宋王銍傳奇辨正

銍音室

按王銍字性之汝陰人宋周易博士昭素之後父萃常從歐公學紹興初大臣薦銍於朝詔視科史晚寓會稽博學強記讀書五行俱下他人纔三四行性之已盡一紙工拙皆能記憶凡古今疑事多所考定援證精博學者推服生平著述甚富有七朝國史龍城錄樹萱錄雪溪集略雲仙散錄侍兒小名錄補諸書性之既卒秦煇移書郡將取其藏書長子廉清苦學有守拒之曰願守此以死郡將以禍福脅之不聽煇亦不能奪而止次子明清亦多識往事所撰有揮塵投轄二錄其伯父王得臣亦撰塵史三卷蓋世學也今辨證載侯鯖錄中

辨證

嘗讀蘇內翰贈張子野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注言

所謂張生乃張籍也。僕按微之所作傳奇，鶯鶯事在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生文戰不利，乃在十七年。而唐登科記，張籍以貞元十五年高郢下登科，既先二年，決非張籍明矣。每觀斯文，撫卷歎息，未知張生果爲何人，意其非微之一等人，不可當也。會清源莊季裕爲僕言，友人楊阜公嘗讀微之所作姨母鄭氏墓銘云：其旣喪夫，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備至，則所謂傳奇者，盡微之自敘，特假他姓以自避耳。僕退而考微之長慶集，不見所謂鄭氏誌文，豈予家所收未完，或別有他本爾？然細味微之所序及考於他書，

則與季裕之所說皆合。蓋昔人事有背於義者，多託之鬼神夢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見他書，後世猶可考也。微之心不自抑，旣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爲人敘事，安能委曲詳盡如此？按樂天作微之墓誌，以太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則當以大曆十四年巳未生，至貞元十六年庚辰，正二十二歲矣。傳奇言生年二十二，不知

女色，又退之作微之妻韋氏誌文，作壻韋氏，時微之始以選爲校書郎。傳奇謂後歲餘生亦有所娶者也，貞元十八年，微之始中書判拔萃，授校

書郎，年二十四矣。又微之作陸氏姊誌云：予外祖睦州刺史

鄭濟，樂天作微之母鄭夫人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

氏譜永寧尉鵬亦娶鄭濟女則鸞鸞者乃崔鵬之女

於微之為中表傳奇所謂鄭氏為異派之從母者也非特此而已僕家

有微之作元氏古豔詩百餘篇中有春詞二首其間

皆隱鸞字傳奇言生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不書諱字者即此意及自有鸞鸞

詩離思詩雜憶詩與傳奇所載猶一家說也又有古

決絕詞夢遊春詞前敘所遇後言捨之以義及敘娶

韋氏之年與此無少異者夢遊春詩云當年二紀餘佳節三星度韋門正全盛

出入多歡裕二紀初謂二十四歲也其詩多言雙文意謂二鸞字為雙

文也并書於後使覽者可考焉又意古豔詩多微之

專因鸞鸞而作無疑又微之百韻詩寄樂天云山岫

當階翠墻花拂面枝鶯聲愛嬌小燕翼翫逶迤注皆予賦

詩云為見墻頭拂面花時惟樂天知此事又云幼年與蒲中詩人楊巨源

善日課詩傳奇言生發其書於所知予亦聞其說生所善楊巨源為賦崔娘詩一絕凡是

數端有一於此可驗決為微之無疑況於如是之眾

耶然必更以張生者豈元與張受姪命氏本同所自

出邪張姓出黃帝之後元姓亦然為拓跋氏後魏有國改姓元氏僕性喜討論考

合同異每聞一事隱而未見或可見而不同如瓦礫

之在懷必欲討閱歸於一說而後已嘗謂讀千載之

書而探千載之迹必須盡見當時事理如身履其間

絲分縷解終始備盡乃可以置議論若略執一言一

事未見其餘則事之相戾者多矣又謂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爾微之所遇合雖涉於流宕自放不中禮義然名輩流風餘韻照映後世亦人間可喜事而士之臻此者特鮮也雖巧爲避就然意微而顯見於微之其他文詞者彰著又如此故反復抑揚張而明之以信其說他時見所謂姨母鄭氏誌文當詳載於後云

按唐張籍字文昌蘇州人貞元中第進士歷官國子司業晚歲目盲見韓退之代籍與李浙東書宋張先字子野烏程人官至都官郎中特妙小詞蘇子瞻倅杭時子野年八十五矣尚聞買妾子瞻贈詩云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髭毛蒼詩人老去鴛鴦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東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蓋全用姓張事詩人以指籍籍少有才名尤長樂府遲暮落魄第一儉父自麗情集注謂張卽張籍東坡遂亦誤以鴛鴦屬之污巖麗人正不免千載風流罪過耳較耕錄以爲生卽張子野抑舛悖甚矣又按辨證謂鴛鴦聲愛嬌小燕翼翫逶迤正指鴛鴦事然微之寄樂天百韻詩首語昔歲俱充賦



同年遇有司八人稱迴拔兩郡濫相知又樂天寄  
 微之百韻詩首語憶在貞元歲初登典校司身名  
 同日授心事一言知微之詩注同年八人樂天拔  
 萃登科余平判入等蓋微之與樂天同以貞元十  
 八年中制科此詩皆敘及第後遊宴事遊蒲之年  
 尚未識樂天鷲聲燕翼及上注為見墻頭拂面花  
 時惟樂天知此事等語恐別有所指未必崔氏也  
 宋一時有兩張先皆字子野一吳人天聖三年進  
 士即所謂年已八十猶畜聲伎遜齋閒覽載宋子  
 京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世稱張三影者其  
 人也一汴人天聖八年進士仕知亳州鹿邑縣年  
 四十八卒見歐陽永叔墓  
 誌二人亦載癸辛新集

微之古豔詩春詞云

春來頻到宋家東垂袖開懷待好風  
 鷲藏柳暗無人語惟有墻花滿樹紅

深院無人艸樹光嬌鷲不語趨陰藏  
 等閒弄水浮花片流出門前賺阮郎

鷲鷲詩云

殷紅淺碧舊衣裳取次梳頭暗淡粧  
 夜合帶烟籠曉日牡丹經雨泣殘陽  
 依稀似笑還非笑彷彿聞香不  
 是香頻動橫波嬌不語等閒教見小兒郎

離思詩云

...

參同玉篇  
亦作去聲  
溫飛卿詞王叙  
斜參雲鬢

緝縵音批漫  
系縵也

自愛殘粧曉鏡中，  
銀釵謾篸綠絲叢。  
須臾日射胭脂頰，  
一朵紅酥旋欲融。

山泉散漫繞階流，  
萬樹桃花暎小樓。  
閒讀道書慵未起，  
水晶簾下看梳頭。

紅羅著壓逐時新，  
杏子花紗嫩麴塵。  
第一莫嫌才地弱，  
些些紕縵最宜人。

曾經滄海難為水，  
除却巫山不是雲。  
取次花叢懶回顧，  
半緣修道半緣君。

尋常百種花齊發，  
偏摘梨花與白人。  
今日江頭兩三樹，  
可憐葉底度殘春。

按本事傳載徽之先娶京兆韋氏，  
字蕙叢。韓退之集韋夫

人墓誌銘 止作諱叢 韋逝為詩悼之曰，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

却巫山不是雲，則離思諸詩亦未必為崔作，  
性之蓋未之考耳。

春曉云

半欲天明半未明，  
醉聞花氣睡聞鶯。  
猶兒撼起鐘聲動，  
二十年前曉寺情。

古決絕詞云

乍可為天上牽牛織女星，  
不願為庭前紅槿枝。  
七月七日一相見，  
相見故心終不移。  
那能朝開暮飛去，  
一

獨言窩犬子  
也別本作娃  
或又作娃俱  
非

瞻燕關友

黃姑牽牛別  
各見歲時記

任東西南北吹，分不兩相守，恨不兩相思，對面且如此，背面當可知。春風撩亂，伯勞語，況是此時拋去時，握手苦相問，竟不言後期。君情既決絕，妾意已參差，借如死生別，安得長苦悲。噫春水之將泮，何予懷之獨結。有美一人，於焉曠絕，一日不見，比一日於三年。況三年之曠別，水得風兮，小而已波，筍在苞兮，高不見節。矧桃李之當春，競衆人之攀折，我自顧悠悠，而若雲，又安能保君皚皚之如雪，感破鏡之分明，覩淚痕之餘血，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終不我奪，已焉哉。織女別黃姑，一年一度暫相見，彼此隔河何事無，夜夜相抱眠，幽懷尚沈結，那堪一年事長遣，一宵說，但感久相思，何暇覩相悅，虹橋薄夜成，龍駕侵晨列，生憎野鶴性遲回，死恨天雞識時節，曙色漸曛曛，華星欲明滅，一去又一年，一年何時徹，有此迢遞期，不如生死別，天公隔是妒相憐，何不便教相決絕。

按古決絕詞，蓋取古樂府白頭吟，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之語，而以各篇舊本離而爲三題，曰三首，可笑。今正末天公隔是妒相憐，洪氏容齋隨筆云，樂天詩云，如今格是頭如雪，微之詩云，格是身

如夢格與隔同猶言已是也一本直作信是

雜憶云

豔異編云聞  
當作焚

今年寒食月無光夜色纔侵已上牀憶得雙文通內  
裏玉櫳深處暗聞香

王獻之妾名  
桃葉

花籠微月竹籠烟百尺絲繩拂地懸憶得雙文人靜  
後潛教桃葉送鞦韆

寒輕夜淺繞回廊不辨花叢暗辨香憶得雙文籠月  
下小樓前後捉迷藏

山榴似火葉相兼半拂磚墻半拂簷憶得雙文獨披  
掩滿頭花草倚新簾

或作低

春冰消盡碧波湖漾影殘霞似有無憶得雙文衫子  
薄鈿頭雲映褪紅酥

贈雙文云

豔極翻合態憐多轉自嬌有時還自笑閒坐更無聊  
曉月行堪墮春酥見欲銷何因肯垂手不敢望回腰

夢遊春云 七十韻

昔歲夢遊春夢遊何所遇夢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  
清泠淺漫溪畫舫蘭篙渡過盡萬株桃盤旋竹林路  
長廊抱小樓門牖相回互樓下雜花叢叢邊繞鴛鴦  
池光漾彩霞曉日初明煦未敢上階行頻移曲池步

烏龍不作聲，碧玉曾相慕。漸到簾幙間，徘徊意猶懼。  
閒窺東西閣，奇玩參差布。格子碧油糊，駝鈎紫金鑲。  
逡巡日漸高，影響人將寤。鸚鵡饑亂鳴，驕獠睡猶怒。  
簾開侍兒起，見我遙相諭。鋪設繡紅茵，施張鈿粧具。  
潛褰翡翠帷，瞥見珊瑚樹。不辨花貌人，空驚香若霧。  
身回夜合偏，態斂晨霞聚。睡臉桃破風，汗妝蓮委露。  
叢梳百葉髻，金感重臺屨。紕軟殿頭裙，玲瓏合歡袴。  
鮮妍脂粉薄，暗淡衣裳故。最是紅牡丹，雨來春欲暮。  
夢魂良易驚，靈境難久寓。夜夜望天河，無由重泐泐。  
結念心所期，返如禪頓悟。覺來八九年，不向花回顧。  
雜洽兩京春，喧闐衆禽護。我到看花時，但作懷仙句。  
浮生轉經歷，道性尤堅固。近作夢仙詩，亦知勞肺腑。  
一夢何足云，良時自婚娶。當年二紀初，嘉節三星度。  
朝薜玉珮迎，高松女蘿附。韋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  
甲第漲清池，鳴騶引朱輅。廣榭舞葳蕤，長筵賓雜厝。  
青春詎幾日，華實潛幽蠹。秋月照潘郎，空山懷謝傅。  
紅樓嗟壞壁，金谷迷荒戍。石壓破闌干，門摧舊桂柱。  
雖云覺夢殊，同是終難駐。悰緒竟何如，芬絲不成絢。  
卓女白頭吟，阿嬌金屋賦。重壁盛姬臺，青塚明妃墓。  
盡委窮塵骨，皆隨流波注。幸有古如今，何勞縑比素。

桂桓音陞互  
行馬也周禮  
王會同之舍  
設桂桓

況余當盛時，早歲諧如務，詔用冠賢良，諫垣陳好惡。三十再登朝，一登還一仆，寵榮非不早，遭迴亦云屢。直氣在膏肓，氛氲日沈痼，不盡意不快，快意言多忤。忤誠人所賊，性亦天之付，乍可沈為香，不能浮作瓠。誠為堅所守，未為朋所措，事事身已經，營營計何誤。美玉琢文珪，良金填武庫，徒謂自堅貞，安知受礪鑄。長絲羈野馬，密網羅陰兔，物外各迢迢，誰能遠相錮。時來既若飛，禍速當如鶩，曩意自未精，此行何所訴。努力去江陵，笑言誰與晤，江花綻可憐，奈非心所慕。

慕字重

石竹逞姦黠，蔓青誇畝數，一種薄地生，淺深何

足，妖荷葉水上生，團團水中住，瀉水置葉中，君看不

相污。

右詩微之長慶集不載，舊本攷證，至出入多，歡

裕止亦逸其半，金陵焦太史先生家藏宋板微之集，載有全篇，錄以見寄，始成完璧，今并梓入。

按此詩係微之為江陵士曹掾時所寄，已別崔九

年，蓋喪韋氏之次年也，又微之嘗自彙其詩為十

體，寄樂天詩序云云，又有以干教化者，近昵婦人

暈淡眉目，縮約頭髻，衣服修廣之度，及匹配色澤

尤劇怪豔，因為豔詩百餘首，有今古兩體，古詩十

七首，皆所謂豔體詩也，今長慶集不載，洪景伯謂

別有小集十卷，今逸不見，又微之別有感事一首

富貴年皆長風塵舊轉稀白頭方見絕遙爲一沾  
衣憶事一首夜深閒到戟門邊却繞行廊又獨眠  
明月滿庭池水綠桐花垂在翠簾前二詩真爲崔  
作無疑性之顧不及何耶今參入

微之年譜

巳未代宗大曆十四年是歲微之生庚申德宗建中元年

辛酉至甲子興元元年是歲崔氏生乙丑正元元年丙寅

至癸酉九年是歲微之明經及第甲戌至巳卯十五年十二月

寧王渾瑊薨於蒲丁文雅不能御軍遂作亂庚辰十六年是歲微之年二

年二十二未近女色崔氏年十七傳奇言於今至正元庚辰十七年矣傳辛巳十七年是歲

微之年二十三傳奇言以文調及期西去所謂文戰不利遂止京師崔氏書所謂春氣多厲正次年春也

壬午十八年是歲微之年二十四授校書郎傳奇言後歲餘崔已委身於

人人生亦有所娶按退之作微之妻韋叢誌曰選壻時

稹始以選授校書郎即與微之夢遊春二紀初三星度所謂有所娶之言同癸未十九年至乙酉順宗永正元年丙

戌憲宗元和元年是歲微之年二十八歲中才識兼茂

南尉丁亥戊子三年是歲授監巳丑四年是歲喪韋氏

庚寅五年是歲拜江辛卯至甲午九年是歲拜乙未

十年是歲通州召入丙申至巳亥十四年是歲徙號

膳部員外郎庚子十五年是歲穆宗即位轉辛丑穆宗長

慶元年是歲擢翰林學士壬寅三年是歲出爲癸卯

工部侍郎平章事同州刺史

甲辰四年

是歲擢浙東觀察使、越州刺史

乙巳、敬宗寶曆元年、丁未

文宗太和元年、巳酉、三年

是歲召為尚書右丞、旋改鄂岳節度使

庚戌

辛亥五年

是歲薨於鎮、年五十三

按性之敘微之年譜、謂代宗大曆十四年生、卒以

文宗太和五年、而唐詩紀事載白樂天詩序注云

微之生德宗建中元年、庚申、卒太和五年、後又引

樂天詩注、微之卒於太和六年、前後矛盾、當以年

譜為正

唐楊巨源崔娘詩

見本傳、以下詩詞類

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艸雪消初、風流才子多春

思、腸斷蕭娘一紙書、

按楊巨源字景山、蒲州人、貞元中進士、文宗太和

中為河中少尹、蓋微之遊蒲時所識、所賦崔娘詩

中庭蕙草雪消初、一作中庭霜冷葉飛初、一紙書

作一劄書、微之長慶集有贈別楊員外巨源詩、憶

昔西河縣下時、青衫顛顛宦名卑、揄揚陶令緣求

酒、結托蕭娘只在詩、朱紫衣裳浮世重、青黃世序

長年悲、白頭後會知何日、一殘煩君不用辭、所謂

結托蕭娘者、正此詩耳、

唐李紳鶯鶯歌



百勞飛遲燕飛疾垂楊綻金花笑日綠窻嬌女字鶯  
鶯金雀鷓鬢年十七黃姑上天阿母在寂寞霜姿素  
蓮質門掩重關蕭寺中芳草花時不曾出河橋上將  
亡官軍虎旗長戟交壘門鳳凰詔書猶未到滿城戈  
甲如雲屯家家玉貌棄泥土少女嬌妻愁被虜出門  
走馬皆健兒紅粉潛藏欲何處嗚嗚阿母啼向天窻  
中抱女投金鈿鉛華不顧欲藏豔玉顏轉瑩如神仙  
此時潘郎未相識偶住蓮館對南北潛嘆恹惶阿母  
心爲求白馬將軍力明明飛詔五雲下將選金門兵  
悉罷阿母深居雞犬安八珍玉食邀郎飡千言萬語

對生意小女初笄爲姊妹丹誠寸心難自比寫在紅  
箋方寸紙寄語春風伴落花彷彿隨風綠楊裏窻中  
暗讀人不知剪破紅綃裁作詩還把香風易飄蕩自  
令青鳥口銜之詩中報郎含隱語郎知暗到花深處  
三五月明當戶時與郎相見花間語

路舊作語重  
前誤今正

按李紳字公垂亳州人爲人短小精悍號短李精  
於詩武宗朝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李德裕元  
稹同時稱三俊太和中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與  
微之後先守越貞元十八年尚以布衣遊越見龍  
藏寺碑記鶯鶯歌蓋未第時作也所著有追昔遊

詩三卷、今李集不見、舊本鷺鷥歌皆止、載至芳草花時、不曾出八語、卽豔異編亦然、餘見董解元詞中、董本析而爲四、

唐白居易和微之夢遊春百韻詩

并序

微之旣到江陵、又以夢遊春詩七十韻寄予、且題其序曰、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樂天知吾者也、吾不敢不使吾子知、予辱斯言、三復其旨、大抵悔旣往而悟將來也、然予以爲苟不悔不悟則已、若悔於此則空悟於彼也、反於彼而悔於妄則空歸於真也、況與足下外服儒風、內宗梵行者、有日矣、而今而後、非覺路之返也、非空門之歸也、將安返乎、將安歸乎、今所和者、其章指卒歸於此、夫感不甚則悔不熟、感不至則悟不深、故廣足下七十韻爲一百韻、重爲足下陳夢遊之中、所以甚感者、敘婚仕之際、所以至感者、欲使曲盡其妄、周知其非、然後返乎真、歸乎實、亦猶法華經敘火宅、偈化城、維摩經入淫舍、過酒肆之義也、微之微之、予斯文也、尤不可使不知吾者知、幸藏之云爾、

昔君夢遊春、夢遊仙山曲、恍若有所遇、似愜平生欲、因尋菖蒲水、漸入桃花谷、到一紅樓家、愛之看不足、

蹋踏同

輒軟同

此復字音仄  
返也與後押  
不同

隙隙同

池流渡清泚，草嫩蹋綠蓐。門柳暗全低，簷櫻紅半熟。  
 轉行深深院，過盡重重屋。烏龍臥不驚，青鳥飛相逐。  
 漸聞玉珮響，始辨珠履躅。遙見窻下人，娉婷十五六。  
 霞光抱明月，蓮豔開初旭。縹緲雲雨仙，氛氲蘭麝馥。  
 風流薄梳洗，時世窺粧束。袖輒異文綾，裙輕單絲縠。  
 裙腰銀線壓，梳掌金筐感。帶纈紫葡萄，袴花紅石竹。  
 凝情都未語，付意微相矚。眉斂遠山青，鬟低片雲綠。  
 帳牽翡翠帶，被解鴛鴦襖。秀色似堪飡，穠華如可掬。  
 半捲錦頭席，斜鋪繡腰褥。朱脣素指勻，粉汗紅綿撲。  
 心驚夢易覺，夢斷魂難續。籠委獨栖禽，劒分連理木。  
 存誠期有感，誓志真無黷。京洛八九春，未曾花裏宿。  
 壯年徒自棄，佳會應無復。鸞歌不重聞，鳳兆從茲卜。  
 韋門女清貴，裴氏甥賢淑。羅扇夾花燈，金鞭攢繡轂。  
 既傾南國貌，遂坦東牀腹。劉阮心漸忘，潘楊意方睦。  
 新脩履信第，初食尚書祿。九醞備聖賢，八珍窮水陸。  
 秦家重蕭史，彥輔憐衛叔。朝饌愧獨盤，夜醪傾百斛。  
 親賓盛輝赫，妓樂紛曄煜。宿醉纔解醒，朝飲俄枕麪。  
 飲過君子爭，令甚將軍酷。酪酏歌鷓鴣，顛狂舞鸚鵡。  
 月流春夜短，日下秋天速。謝傅隙過駒，蕭娘風送燭。  
 全彫薜花折，半死梧桐秃。闇鏡對孤鸞，哀猿留寡鵠。

五  
卷六  
三  
寄

淒淒隔幽顯，冉冉移寒暝。萬事此時休，百身何處贖。  
 提攜小兒女，將領舊姻族。再入朱門行，一傍青樓哭。  
 櫪空無廐馬，水涸失池鷺。搖落廢井桐，荒涼故籬菊。  
 莓苔上几閣，塵土生琴筑。舞榭綴蟪蛄，歌梁聚蝙蝠。  
 嫁分紅粉妾，賣散蒼頭僕。門客思徬徨，家人泣咿噢。  
 心期正消索，宦序仍拘跼。懷策入峭函，驅車辭郊廓。  
 逢時念既濟，聚學思大畜。端詳筮仕著，磨拭穿楊鏃。  
 始從讎校職，首中賢良目。一拔侍瑤池，再陞紆繡服。  
 誓酬君王寵，願使朝廷肅。密勿奉封章，清明操憲牘。  
 鷹鞬中病下，豸角當邪觸。糾繆盡東周，申寃動南蜀。  
 危言詆閹寺，直氣忤鈞軸。不忍曲作鈎，乍能折為玉。  
 捫心無愧畏，騰口有謗讟。只要明是非，何曾虞禍福。  
 車摧太行路，劍落豐城獄。襄漢問修途，荆蠻指殊俗。  
 謫為江府掾，遣事荊州牧。趨走謁麾幢，喧煩視鞭朴。  
 簿書常自領，縲囚每親鞠。竟日坐官曹，經旬曠休沐。  
 宅荒渚宮草，馬瘦畝田粟。薄俸等涓毫，微官同桎梏。  
 月中照形影，天際辭骨肉。鶴病翅羽垂，獸窮牙爪縮。  
 行看鬢間白，誰勸杯中綠。綠字重押，或綠，或綠，二字之誤。時傷大野  
 麟命問長沙，鵬夏梅山雨。漬秋瘴江雲，毒巴水白茫。  
 茫楚山青簇簇，吟君七十韻。是我心所蓄，既去誠莫

鏡音

古天百首記考  
 卷六  
 二十六  
 香雪齋

追將來幸前勛欲除憂惱病當取禪經讀須悟事皆  
空無令念相屬請思遊春夢此夢何閃倏豔色卽空  
花浮生乃焦穀良姻在佳偶頃刻爲單獨入仕欲榮  
身須臾成黜辱合者離之始樂今憂所伏愁恨僧祇  
長歡榮刹那促覺悟因傍喻迷執由當局膏明誘闇  
蛾陽焱奔癡鹿貪爲苦聚落愛是悲林麓水蕩無明  
波輪迴生死輻塵應甘露灑垢待醍醐浴瘴欲智鎧  
燒魔須慧刀戮外熏性易染內戰心難劬法句與心  
王期君日三復微之常以法句及心王頭陀  
經相示故申言以卒其志也  
按白居易字樂天下邽人幼敏悟絕人與元稹同

此復字音福  
反復也與前  
抑不同

舉制科交契甚厚樂天守杭州時微之以浙東觀  
察使駐越多所倡酬篇咏以詩筭往來不間故微  
之百韻詩注謂時惟樂天和夢遊春詩  
序謂微之旣到江陵又以夢遊春七十韻寄予且  
題其序曰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云云蓋微  
之旣喪韋氏之後猶不能忘情於崔故爲此詩以  
貽白而白和篇語語與微之脗合真所謂惟樂天  
知此事者也

唐沈亞之酬元微之春詞

黃鸞啼時春日高紅芳發盡井邊桃美人手暖裁衣

易片片輕花落剪刀

按沈亞之字下賢吳興人登進士為殿中侍御史詩載集中題曰春詞酬元微之今微之長慶集不見原倡春詞或即傳中所謂立綴春詞二首以授紅娘者耶

唐王渙惆悵詞

冰蠶薄絮鴛鴦綺半夜佳期並枕眠鐘動紅娘喚歸去對人勻淚拾金鈿

按王渙字群吉大順二年進士為考功員外郎嘗賦惆悵詞皆咏古美人自崔娘至王嬙凡十二首

今錄崔娘一首

宋秦觀調笑令 并引詩

崔家有女名鸞鸞未識春光先有情河橋兵亂依蕭寺紅愁綠慘見張生張生一見春情重明月拂墻花影動夜半紅娘擁抱來脈脈驚魂若春夢

春夢神仙洞冉冉拂墻花樹動西廂待月知誰共更覺玉人情重紅娘深夜行雲送困驪釵橫金鳳

按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號淮海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蘇長公以為有屈宋才薦除國史院編脩官作調笑令詞十首咏明妃以下諸美人

每篇冠以一詩而詞之首語卽用詩末語二字蓋詩以引詞本不可析舊本以詩詞各署誤楊用脩詞林萬選亦取灼灼一首詩詞漫列不分至末語淚滿紅綃寄腸斷處注云闕文而下文復以腸斷繡簾捲接去可笑蓋大儒已作俑矣

宋毛滂續調笑令

并引詩

春風戶外花蕭蕭綠牕繡屏阿母嬌白玉郎君恃恩力尊前心醉雙翠翹西廂月冷濛花霧落霞零亂墻東樹此夜靈犀已暗通玉環寄恨人何處

何處長安路不記墻東花拂樹瑤琴理罷霓裳譜依舊月牕風戶薄情年少如飛絮夢逐玉環西去

按毛滂字澤民號東堂江山人元祐中蘇子瞻守杭滂爲法曹子瞻重其文薦於朝擢知秀州右詩及詞蓋倣秦淮海爲之者咏古美人自崔徽而下凡八人語甚綺麗見東堂集舊本署曰李邴非

宋趙令時蝶戀花詞

夫傳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以不載於本集而出於小說或疑其非是今觀其詞自非大手筆孰能與於此至今士大夫極談幽玄訪奇述異無不舉此以爲美話至於倡優女子皆能調說大略惜乎不比之以

音律故不能播之聲樂形之管絃好事君子極飲肆  
歡之際願欲一聽其說或舉其末而忘其本或紀其  
略而不及終其篇此吾曹之所共恨者也今於暇日  
詳觀其文略其煩褻分之爲十章每章之下屬之以  
詞或全撫其文或止取其意又別爲一曲載之傳前  
先序全篇之意調曰商調曲名蝶戀花句句言情篇  
篇見意奉勞歌伴先聽格調後聽蕪詞

麗質仙娥生月殿謫向人間未免凡情亂宋玉墻東  
流美盼亂花深處曾相見密意濃歡方有便不奈  
浮名旋遣輕分散最是多才情太淺等閒不念離人

怨右一闕卽小序中所謂別爲一曲載之傳前先序  
全篇之意者舊本漫列且以一二三四次第其數  
并前小序所謂分之爲十章  
者更作十一章可笑之甚

傳余所善張君至終席而罷奉勞歌伴再和前

聲後傳辭每段末  
皆有此二語

錦額重簾深幾許繡履彎彎未著難朱戶強出嬌羞  
都不語絳綃頻掩酥胸素黛淺愁生粧淡竚怨絕  
情凝不肯聊回顧媚臉未勻新淚汚梅英猶帶春朝  
露未著難朱戶舊本俱譌作未肯離朱戶以不解文  
理之故傳言崔辭以疾故言不欲著繡履而難於  
朱戶之出也況下文又有不肯聊回顧  
之語可複至是耶愁生作愁紅亦謬

傳張自是惓惓願致其情至立綴春詞二首以



授之、

懊惱嬌娘情未慣、不道看看、役得人腸斷、萬語千言、  
都不管、蘭房跬步如天遠、廢寢忘餐、思想遍、賴有  
青鸞、不比憑魚鴈、密意香牋、論繾綣、春詞一紙、芳心  
亂、娘、舊本作癡、役、作逗、不比、作不必、皆謬、役、使也、言使得人腸斷也、

傳、是夕紅娘復至、至疑是玉人來、

庭院黃昏、春雨霽、一縷深心、百種成牽繫、青翼驀然  
來報喜、花牋微諭、相容意、待月西廂、人不寐、簾影  
搖光、朱戶猶慵閉、花動拂墻、紅萼墜、分明疑是情人  
至、情人、舊本作玉人、謬、

傳、張亦微喻其旨、至於是絕望矣、

屈指幽期、惟恐誤、恰到春宵、明月當三五、紅影壓墻  
花密處、花陰便是桃源路、不謂蘭誠、金石固、斂袂  
怡聲、恣把多情數、惆悵空回、誰共語、只應化作朝雲  
去、恰到、舊本作恰道、誤、

傳、後數夕、張君臨軒獨寢、至瑩於裊席而已、

數夕孤眠、如度歲、將謂今生、會合終無計、正是斷腸  
凝望際、雲心捧得嫦娥至、玉困花柔、羞攷淚、端麗  
妖嬈、不與前時比、人去月斜、疑夢寐、衣香猶在、粧留  
臂、

傳自後又十餘日，至張生遂西。

一夢行雲還蹙阻，盡把深誠綴作新詩句，幸有青鸞

堪密付，良宵從此無虛度。兩意相歡朝又暮，爭奈

郎鞭蹙指長安路，最是動人愁怨處，離情盈抱終無

語。朝又暮，舊本作暮與暮，謬。

傳不數月，張生復遊於蒲，至趣歸鄭所，遂不復

至。

碧沼鴛鴦交頸舞，正恁雙棲，又遣分飛去。灑翰贈言

終不許，援琴請盡奴心素。曲未成聲先怨慕，忍淚

凝情，強作霓裳序。彈到離愁悽咽處，絃腸俱斷梨花

雨。心素，舊本作衷素，離愁作離情，皆誤。

傳詰旦，張生遂行，至千萬珍重。

別後相思，心目亂，不謂芳音，忽寄南來鴈，却寫花牋

和淚卷，細書方寸，教伊看。獨寐良宵，無計遣，夢裏

依稀，蹙若尋常見，幽會未終，竟已斷，半衾如煖，人猶

遠。相思，舊本作思君，花牋作紅牋，皆謬。

傳玉環一枚，至勿以鄙爲深念也。

尺素重重封錦字，未盡幽閨，別後心中事。珮玉綵絲

文竹器，願君一見知深意。環欲長圓，絲萬繫，竹上

爛斑，盡是相思淚，物會見郎人永棄，心馳魂去人千

里

物指玉環絲竹等謂物且見郎人却永棄也舊木不達此意改作勿謂見郎可唾

傳張之友聞之至憐取眼前人

夢覺高唐雲雨散十二巫峯隔斷相思眼不爲傍人  
移步懶爲郎憔悴羞郎見青翼不來孤鳳怨路失  
桃源再會終無便舊恨新愁那計遣情深何似情俱  
淺

情俱淺舊本作郎情淺謬

逍遙子曰樂天謂微之能道人意中語僕於是益知  
樂天之言爲當也何者夫崔之才華婉美詞采豔麗  
則於所載緘書詩章盡之矣如其都愉淫冶之態則  
不可得而見及觀其文飄飄然彷彿出於人目前雖

丹青模寫其形狀未知能如是工且至否僕嘗采撫  
其意撰成鼓子詞十章示余友河東白先生先生曰  
文則美矣意猶有不盡者胡不復爲一章於其後且  
具道張之與崔旣不能以禮定其情又不能合之於  
義始相遇也如是之篤終相失也如是之遽必及於  
此則全矣余應之曰先生真爲文者矣言必欲有始  
終箴戒而後已大抵鄙靡之詞止欲歌其事之所可  
歌不必如是之備若夫聚散離合亦人之常情古今  
所同惜也又況崔之始相得而終至相失豈得已哉  
如崔已他適而張詭計以求見崔知張之意而潛賦

詩以謝之、其情蓋有未能忘者矣、樂天曰、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豈獨生彼者耶、余因命此意復成一曲、綴於傳末、

鏡破人離、何處問、路隔銀河、歲會知猶近、只道新來、銷瘦損、玉容不見、空傳信、棄擲前歡、俱未忍、豈料盟言、陡頓無憑準、地久天長、終有盡、綿綿不似無窮恨、

按趙令時字德麟、號聊復翁、宋宗室、封安定郡王、與蘇黃諸公友善、著侯鯖錄、王性之傳奇辨證、正見錄中、鯖亦作胘、音貞、煎煮魚肉也、西京雜記、謂漢婁護傳食五侯、競致奇膳、合以爲鯖、世謂五侯鯖、錄中多采雜事、故取名編、嘗次第崔娘傳中語、綴蝶戀花詞十二章、以授謳者、署曰逍遙子、蓋寓名也、元每詞撫敘傳文、稍裁節其語、舊本以煩複止敘、傳云某語至某語、今仍其舊、第前後兩小序類爲俗子、纂易悉從侯鯖錄更定、

明楊慎黃鶯兒詞

何處闕仙粧、鎖祇園、春夜長、垂鬟淺黛、情先向、融融粉香、熒熒淚光、遊春夢、斷空相望、問伊行、爲誰惆悵、憔悴只因郎、

詞隱生云、爲誰惆悵、改作平平仄仄、乃叶、

按楊慎字用脩號升菴成都人嘉靖中大學士廷和子第狀元以議大禮得罪謫戍滇南博學高才著述甚富所作黃鶯兒八首悉取前毛滂續調笑令詠崔徽諸美人詩以寄今調命曰調笑白語詞首二字各因本詩末語亦用秦淮海調笑令例此詞以咏鶯鶯載博南新聲

明唐寅題崔娘像

身

辰琵琶寫語番成

怨、栲栳量金買斷春、一捻腰肢底是瘦、九迴腸斷向誰陳、西廂待月人何在、秋水茫茫愁殺人、

者能以見  
投當酬此  
傳一部

按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別號六如居士吳縣人少負雋才性豪宕不羈舉南畿鄉薦第一坐事充浙江省吏以廢詩畫皆楚楚絕人此手摹崔像而係之詩者吳本刻置首簡今伯虎集不載

明徐渭和唐伯虎題崔氏真

彷彿相逢待月身不知今夕是何辰行雲總作當年散胡粉空傳半面春嫁後形容難不老畫中臨榻也應陳虎頭亦是登徒子特取妖嬌動世人

徐文長先生諱渭別號天池山陰人余師也少穎甚為諸生以古文辭客胡督府幕中聲籍一時卒

相逢一作西廂總一作已子一作畫特一作故

虎詩刻  
入逸此  
之口傳  
百二句  
復多誤  
水敢臆  
凡同好  
存是本

不遇以奇死，先生詩文書繪，俱高邁警絕，爲世寶重。往先生居，與予僅隔一垣，就語無虛日，時口及崔傳，每舉新解，率出人意表。人有以刻本投者，亦往往隨興，偶疏數語上方，故本各不同，有彼此矛盾，不相印合者。余所見凡數本，惟徐公子爾兼本較備而確，今爾兼沒不傳，世動稱先生注本，實多贗筆，且非全體也。此詩和伯虎題崔像，蓋先生最喜伯虎栲栳量金之句。一日過先生柿葉堂，先生朗誦和篇，因命余并次，余勉呈一首，先生謬加賞借，且謂結句當時不是，羞郎面，應悔明珠錯贈人。二語正得崔娘不寫之恨，今先生逝矣，追憶往事，馨歎猶溫，不勝有山陽之悵，并附以當一慨。

元陶九成崔麗人圖跋

以下  
文類

余向在武林日，於一友人處見陳居中所畫唐崔麗人圖，其上有題云：並燕鶯爲字，聯徽氏姓崔，非烟空采畫，秀玉勝江梅，薄命千年恨，芳心一寸灰。西廂舊紅樹，曾與月徘徊。余丁卯春三月，銜命陝右，道出於蒲東，普救之僧舍，所謂西廂者，有唐麗人崔氏女遺照在焉，因命畫師陳居中繪模真像，意非登徒子之用心，迨將勉情鍾終始之戒，仍拾四十言，使好事者

輟耕錄俱作  
雙鷹後同今  
本俱作雙鷹  
鷹營同聲鷹  
屬夢境所以  
爲奇改者不  
識耳

知伯勞之歌以記云泰和丁卯林鍾吉日十洲種玉  
宜之題延祐庚申春二月余傳命至東平顧市鬻雙  
鷹圖觀久之弗見主人而歸夜宿府治西軒夢一麗  
人綃裳玉質逡巡而前曰君玩雙鷹圖雖佳非君几  
席間物妾流落久矣有雙鷹名冠古今願托君爲重  
覺而怪之未卜何祥遲明欲行忽主人攜鷹圖來且  
四軸余意麗人雙鷹符此數耳繼出一小軸乃夢所  
見有詩四十字跋語九十八識曰泰和丁卯出蒲東  
普救僧舍繪唐崔氏鶯鶯真十洲種玉大誌宐之題  
畫詩書皆絕人品也余驚詫良久時有司群官吏環  
視因縮不目托以跋語佳勝贖之吁物理相感果何  
如邪豈法書名畫自有靈耶抑名不朽者隨神耶遇  
合有定數耶余嘗謂關雎碩人姿德兼備君子之配  
也琴心雪句才豔聯芳文士之偶也自詩書道廢丈  
夫弗學況女流乎故近世非無色秀往往脂粉腥穢  
鴉鳳莫辨求其彷彿待月章之萬一絕代無聞焉此  
亦慨世降之一端也因歸於我義弗辭已宐之者蓋  
前金趙愚軒之字曾爲鞏西簿遺山謂泰和有詩名  
五言平淡他人未易造信然泰和丁卯迄今百十四  
年云其月二日壁水見士思容題右共五百九字雖

不知壁水見士為何如人然二君之風韻可想矣因  
俾嘉禾繪工盛懋臨寫一軸適舅氏趙公待制雖見  
而愛之就為錄文於上按元微之事云云見侯鯖錄  
中

按陶九成字宗儀號南村天台人寓居雲間多聞  
故實著輟耕錄三十卷金元院本名目及雜劇曲  
名唱曲病等皆見錄中

唐故武昌軍節度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戶  
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尚  
書右僕射河南元公墓誌銘  
白居易撰

平昌從文粹  
文苑英華作  
武平白氏長  
慶集作昌平  
並非

文粹府君下  
有之字

公諱稹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巖隋兵部尚書封平  
昌公五代祖弘隋北平太守高祖義端魏州刺史曾  
祖延景岐州參軍祖諱悱南頓縣丞贈兵部員外郎  
考諱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贈尚書右僕射妣榮  
陽鄭氏追封陳留郡太夫人公即僕射府君第四子  
後魏昭成皇帝十五代孫也公受天地粹靈生而岐  
然孩而嶷然九歲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試  
判入四等署祕省校書二十八應制策入三等拜左  
拾遺即日獻教本書數月間上封事六七憲宗召對  
言及時政執政者疑忌出公為河南尉丁陳留太夫



集作杖不能起

疾文粹長慶集作病

浙右帥一作右使

英華穆宗下有皇帝二字

英華作知有輔弼之才

人憂哀毀過禮杖而能起服除之明日授監察御史使於蜀按任敬仲獄得情又劾奏東川帥違詔條過籍稅又奏平塗山甫等八十八家冤事名動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氏名其子朝廷疾東諸侯不奉法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公分臺而董之時有河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止監察使死其柩乘傳入郵郵吏不敢詰內園司械繫人踰年臺府不得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爲養子主不敢言浙右帥封杖決安吉令至死子不敢愬凡此數十事或奏或劾或移歲餘皆舉正之內外權寵臣無奈何咸不快意會

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攝之甚急先是不快者乘其便相噪嗾坐公專達作威黜爲江陵士曹掾居四年徙通州司馬又四年移虢州長史長慶初穆宗嗣位舊聞公名以膳部員外郎徵用既至轉祠部郎中賜緋魚袋知制誥制誥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於巧俗自公下筆俗一變至於雅三變至於典謨時謂得人上嘉之數召與語知其有輔弼才擢授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翰林學士承旨尋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得位方將行已志答君知無何有儉人以飛語構同位詔下按驗

文粹作道不  
可謁送  
揮作麾

英華作審勞  
逸

年

博贈音附俸  
助喪物也春  
秋武氏子來  
其頭博公羊  
傳車馬曰贈  
貨財曰博長  
慶集作轉贈  
文粹作博贈  
上有贈尚書  
右僕射必博  
贈之誤今正  
右僕射英華

無狀上知其誣全大體與同位兩罷之出為同州刺  
史始至急吏緩民省事節用歲收羨財千萬以補亡  
戶逋租其餘因弊制事贍上利下者甚多二年改御  
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將去同同之者幼鰥獨泣戀如  
別慈父母遮道不可通詔使導呵揮鞭有見血者路  
闢而後得行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淡蚶非禮之味  
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百里公至越未下車趣奏罷  
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計道路歌舞之明年  
辨沃瘠察貧富均勞逸以定稅籍越人便之無庸流  
無逋賦又明年命吏課七郡人各築陂塘春貯雨水

夏溉旱苗農人賴之無饑殍在越八載政成課高上  
知之就加禮部尚書降璽書慰諭以示旌寵又以尚  
書左丞徵還旋改戶部尚書鄂岳節度使在鄂三載  
其政如越太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遇暴疾一日薨  
於位春秋五十三上聞之軫悼不視朝贈尚書右僕  
射加賻贈馬前夫人京兆韋氏懿淑有聞無祿早世  
生一女曰保子適校書郎韋絢今夫人河東裴氏賢  
明知禮有輔佐君子之勞封河東郡君生三女曰小  
迎未笄道衛道扶齟齬一子曰道護三歲仲兄司農  
少卿積姪御史臺主簿某等銜哀襄事裴夫人韋氏

文粹作道不  
可謁送  
揮作麾

英華作審勞  
逸

英華作無凶  
年

博贈音附俸  
助喪物也春  
秋武氏子來  
其贈博公羊  
傳車馬曰贈  
貨財曰贈長  
處集作轉贈  
文粹作贈贈  
上有贈尚書  
右僕射必博  
贈之誤今正  
右僕射英華

無狀上知其誣全大體與同位兩罷之出為同州刺  
史始至急吏緩民省事節用歲收羨財千萬以補亡  
戶逋租其餘因弊制事贍上利下者甚多二年改御  
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將去同同之者幼鰥獨泣戀如  
別慈父母遮道不可通詔使導呵揮鞭有見血者路  
闢而後得行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淡蚶非禮之味  
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百里公至越未下車趣奏罷  
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計道路歌舞之明年  
辨沃瘠察貧富均勞逸以定稅籍越人便之無庸流  
無逋賦又明年命吏課七郡人各築陂塘春貯雨水

夏溉旱苗農人賴之無饑殍在越八載政成課高上  
知之就加禮部尚書降璽書慰諭以示旌寵又以尚  
書左丞徵還旋改戶部尚書鄂岳節度使在鄂三載  
其政如越太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遇暴疾一日薨  
於位春秋五十三上聞之軫悼不視朝贈尚書右僕  
射加贈馬前夫人京兆韋氏懿淑有聞無祿早世  
生一女曰保子適校書郎韋絢今夫人河東裴氏賢  
明知禮有輔佐君子之勞封河東郡君生三女曰小  
迎未笄道衛道扶齟齬一子曰道護三歲仲兄司農  
少卿積姪御史臺主簿某等銜哀襄事裴夫人韋氏

作左  
積英華作程

長女暨諸孤等號護唐嬰以六年七月十二日祔葬於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宅兆也公著文一百卷題爲元氏長慶集又集古今刑政之書三百卷號類集並行於代公凡爲文無不臻極尤工詩在翰林時穆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詠宮中呼爲元才子自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走疾於珠玉又觀其述作編纂之旨豈止於文章刀筆哉實有心在於安人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臯耳抑天不與耶將人不幸耶予嘗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謫漳

文粹作來歸

英華作修一  
職

鄉凡十年髮斑白而歸來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席不暖而罷去通介進退卒不獲心是以法理之用止於舉一職不布於庶官仁義之澤止於惠一方不周於四海故公之心不足也逢時與不逢時同得位與不得位同富貴與浮雲同何者時行而道未行身遇而心不遇也執友居易獨知其心以泣濡翰書銘於墓曰

文粹濡翰下  
有直字

嗚呼微之年過知命不謂之夭位兼將相不謂之少然未康吾民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爲不了嗟乎哉道廣而俗隘時矣夫心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微之

文粹作惜哉  
惜哉

已矣夫、

按微之即傳所稱張君自董解元益名曰琪實甫

因之世人遂意真更有其人今錄墓誌全文亦令

論世者知微之文章節義表著當時不得以風流

一肯為名賢掩也

元文長慶集與唐文粹及文苑英華各字有異同除參定外互

列上方

唐書元稹傳節文

宋祁撰

上河南以概言下河南以郡言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南人六代祖嚴為隋兵部尚書稹幼孤母鄭賢而文親授書傳九歲工屬文十五擢明經判入等補校書郎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

拜左拾遺性明銳遇事輒舉始王叔文王伾蒙幸太

子宮布撓國政稹謂宜選正人輔導因獻書

云云條

上十事一教太子正邦本二封諸王固盤石三出宮

人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講庶政六次對群臣廣聰

明七復正衙奏事八許方幅糾彈九禁非時貢獻十

省出入畋游于時論侈高弘本豆盧靖等出為刺史

閱旬追還詔書稹諫詔令數易不能信天下又陳西

北邊事憲宗悅召問得失當路者惡之出為河南尉

以母喪解服除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因劾奏節度

使嚴礪違詔過賦數百萬沒入塗山甫八十餘家田

疏語文多不載

產奴婢時礪已死七刺史皆奪俸礪黨怒俄分司東都時浙西觀察使韓臯杖安吉令孫澥數日死武寧王紹護送監軍孟昇喪乘驛內喪郵中吏不敢止內園擅繫人踰年臺不及知河南尹誣殺諸生尹太階飛龍使誘亡命奴爲子田季安盜取洛陽衣冠女汴州沒入死買錢千萬凡十餘事悉論奏會河南尹房式坐罪稹舉劾按故事追攝移書停務詔薄式罪召稹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讓中人怒擊稹敗面宰相以稹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士曹參軍而李絳崔群白居易皆論其枉久乃徙通州司馬改號州長史元和末召拜膳部員外郎稹尤長于詩與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稹之謫江陵善監軍崔潭峻長慶初潭峻方親幸以稹歌詞數十百篇奏御帝大悅問稹今安在曰爲南宮散郎卽擢祠部郎中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然其進非公議爲士類訾薄稹內不平因誠風俗詔歷詆群有司以逞其憾俄遷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數召入禮遇益厚自謂得言天下事中人爭與稹交魏弘簡在樞密尤相善裴度出屯鎮州

有所論奏、共沮卻之。度三上疏、劾弘簡、稱傾亂國政。陛下欲平賊、當先清朝廷。乃可。帝迫群議、乃罷弘簡。而出稹爲工部侍郎。然眷倚不衰。未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朝野雜然、輕笑稹。思立奇節、報天子以厭人心。時王廷湊方圍牛元翼於深州。所善于方、言王昭于友明、皆豪士、雅游燕趙間、能得賊要領、可使反間而出。元翼願以家貲辦行、得兵部虛告二十、以便宐募士。稹然之。李逢吉知其謀、陰令李賞誅裴度曰：于方爲稹結客、將刺公。度陰不發。神策軍中尉以聞。詔韓臯、鄭覃、及逢吉、雜治。無刺度狀。而方計暴聞、遂與度偕罷宰相。出爲同州刺史。諫官爭言度不當免。而黜稹輕。帝獨憐稹、但削長春宮使。初獄未具、京兆劉遵古遣吏羅禁稹策。稹訴之。帝怒、責京兆、免捕賊尉。使使者慰稹。再碁徙浙東觀察使。明州歲貢蚶、役郵子萬人、不勝其疲。稹奏罷之。太和三年、召爲尚書左丞。務振綱紀。出郎官尤無狀者七人。然稹素無檢望、輕不爲公議所右。王播卒、謀復輔政甚力。訖不遂。俄拜武昌節度使。卒。年五十三。贈尚書右僕射。所論著甚多。行於世。在越時、辟竇鞏、鞏天下工爲詩。與之酬和。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時號蘭亭絕唱。稹始言。

古本西唐詩考 卷六  
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斥廢十年信道不堅乃喪所  
守附宦貴得宰相居纔三月罷晚節彌沮喪加廉節  
不飾云、

按樂天誌微之亟稱其賢不置而景文史傳不無  
輕薄之訾蓋柄三尺者故爾然微之觀察吾越時  
樂天方刺杭州日以詩笥往來酬唱至村墅書塾  
所誦無非微之詩者宋王龜齡賦會稽謂元微之  
一代奇木罷侍玉皇謫居蓬萊賓賓鄰白唱酬往  
來故其俗至今好吟咏而多風騷之才其風流雅  
致有足多者故錄先誌而後史、

唐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韓愈撰

夫人諱叢字茂之姓韋氏其上七世祖父封龍門公  
龍門之後世率相繼爲顯官夫人曾祖父諱伯陽自  
萬年令爲太原少尹副留守北都卒贈祕書監其大  
王父迢以都官郎爲嶺南軍司馬卒贈同州刺史王  
考夏卿以太子少保卒贈左僕射僕射娶裴氏臯女  
臯爲給事中臯父宰相耀卿夫人於僕射爲季女愛  
之選壻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稹時始以選校書祕書  
省中其後遂以能直言策第一拜左拾遺果直言失



官又起爲御史舉職無所顧夫人固前受教於賢父母得其良夫又及教於先姑氏率所事所言皆從儀瀆年二十七以元和四年七月九日卒卒三月得其年之十月十三日葬咸陽從先舅姑兆銘曰  
詩歌碩人爰敘宗親女子之事有以榮身夫人之先累公累卿有赫外祖相我唐明歸逢其良夫夫婦婦獨不與年而卒以天實生五子一女之存銘於好辭以永於聞

按微之初婚韋氏卽傳言張亦有所娶者賢而早卒傳奇言鶯從張附會語耳

微之繼婚河東裴氏夫人事略

唐范攄

元公初娶京兆韋氏字蕙叢官未達而苦貧繼室河東裴氏字柔之二夫人俱有才思時彥以爲佳偶初韋蕙叢卒不勝其悲爲詩悼之曰謝家最小偏憐汝嫁與黔婁百事垂顧我無衣搜盡篋浼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贈錢過百萬爲君營葬復營齋又曰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復自會稽拜尚書右丞到京未逾月出鎮武昌是時中門外構緹幕候天使送節忽聞宅內慟哭侍者曰夫人也乃傳聞節鉞將至何長慟焉裴

氏曰歲杪到家鄉先春又赴任寄情未半相見所以如此立贈柔之詩曰窮冬至鄉國正歲到京華自恨風塵異常看遠地花碧幢還照耀紅粉莫咨嗟嫁得浮雲壻相隨却是家裴氏柔之答曰侯門初擁節御苑柳絲新不是悲殊命惟愁別是親黃鸝遷古木珠履陟清塵想到千山外滄江正暮春元公與裴氏琴瑟和諧亦房帷之美也余故手編錄之與好事者共焉

右見唐范攄雲溪友議攄咸通時五溪人故以名其書長慶集及他書皆言微之繼娶裴氏而此書作袁氏意字形相近傳寫之誤當以裴爲正其言曾經滄海一詩爲悼韋氏而作亦非爲崔賦之一證也

唐故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誌銘  
給事郎試太常寺奉禮郎攝衛州司法參軍

### 秦貫纂

鄭之先自周王封舅之地因而氏焉別派五流探源一至是以滎陽之望得爲首稱其下公侯接武台衡

繼蹟雕軒繡軸之榮羽蓋朱轡之盛由魯史記迄於唐春秋實鄭氏爲衣冠之泉藪也高祖世斌皇左司

纂與同

詞隱生云鄭與周同姓不當云封舅之地

伯常與祖有  
常相似不應  
乃觸其諱殊  
不可解  
瓌瑰同音歸

郎中磁隰二州刺史新鄭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曾  
祖玄嘉皇新都長水縣令襲封新鄭縣開國男祖有  
常皇吏部常選襲封新鄭縣開國男烈考探賢皇魏  
州昌樂朝城莘縣令府君諱恒字伯常皇試太常寺  
協律郎文業著於當時禮義飾於儒行少有倜儻之  
志長負瓌琦之名不苟譽以求榮每親仁以竭愛爲  
中外模範成朋友宗師樂善孜孜不愠知鮮量苞江  
瀆氣合風雲今之古人人惟上士神不優德配壽胡  
差先夫人之亡蓋世一霜也享年六十夫人博陵崔  
氏令門清族慶餘承善四德兼備六親雍和仁讓得  
於天真慈惠立於素尚母儀內則動靜可師禮行詩  
風進止成法雖婕妤女史大家經教承之於諷習推  
之於行源者亦異代殊人其歸一旨未亡之嘆孀齡  
杳然玉没何先蘭然遽至以大中九年正月十七日  
病終於淇澳之私第享年七十有六以大中十二年  
二月十七日合祔於先塋之側其鄉里原隰之號載  
於舊記此闕而不書女一人適范陽盧損之嗣子六  
人長曰頊攝汲縣丞知朝城縣事早亡次曰珮早亡  
次曰瑾次曰玘次曰璿次曰琬咸繼遺芳克修至行  
銜哀茹毒追攀罔極將營護窆泣告於業文者爲之

銘云、

仕門雙美兮、令德咸芳、甲族齊盛兮、英華克彰、允文允武兮、書劍名揚、蘊儀度兮、閨門譽長、珠沉玉沒兮、人誰靡傷、桂殞蘭凋兮、共泣摧香、垂修名兮、允謂不亡、傳盛事兮、多載彌光、聽悲風兮、松韻連岡、刻貞石

今永誌玄堂、

舊本疏云、按聖談、近內黃野中、掘得鄭恒墓誌、乃給事郎秦貫撰、其敘恒妻、則

博陵崔氏、世遂以崔為鶯鶯、余按會真記、雖謂鶯鶯委身於人、而不著名氏、鄭恒之名、特始見於西廂傳、奇蓋烏有之辭也、世以墓誌之銘、偶與烏有之辭合、而鄭恒之配、又適與鶯鶯之氏同、遂以墓誌之崔為鶯鶯、誤也、況會真記止言崔氏孀婦、將歸長安、不言博陵、又無緣葬在內黃、且墓誌之崔、以大中九年正月十七日病終、享年七十有六、遡其生、當在德宗建中元年庚申、若鶯鶯之生、會真記以為甲子歲、乃與

北 葦治葦縣治

元元年、少庚申、四歲墓誌屬纊之期、蓋得於鄭氏家狀、會真記設悅之歲、必得於鶯鶯之自言、並不應誤、鄭恒之配、蓋別一崔氏也、又傳及縣令葦治、得石於地中云云、

按鄭恒故篤行賢者、配崔氏亦婉婉可師、董解元

以姓氏時代偶同、遂掇入詞中、世猥不察、脫非誌

辭、汚巖甚矣、因載末簡、為恒一湔雪之云、又按爾

雅父之考、為王父、父之妣、為王母、後世遂加皇、王

皇皆大也、尊稱也、非僭辭也、誌中恒系自父祖而

上、皆係皇、並古法、今韓柳元白及唐諸賢集中、誌

文皆稱皇考、皇妣等、可證俗以皇字係下讀、殊謬

詞隱先生獨謂當屬下句、言為皇朝某官也、復質

之焦太史先生太史復書謂唐宋人稱祖考例係以皇所解大也尊稱也良是今歐曾王集皆然如朕爲古人通稱後乃爲人主專稱耳又誌中自恒以上至高曾皆係皇字而於子項下獨否則爲尊稱必矣今斷從屬上句

石林燕語皇考尊稱自屈原離騷稱朕皇考曰伯庸則以皇考爲父沿習已久雖儒者不能自異○樂天集自撰醉吟先生墓誌兄幼文皇浮梁縣主簿弟行簡皇尚書膳部郎中則兄弟亦可稱皇也○癸辛外集引尚書秦誓我皇多有之孔傳訓皇爲前皇不仕者乃故不仕也抑鑿甚矣皇元與遑通蔡傳注可據也

### 王實甫關漢卿考

按元大梁鍾嗣成錄鬼簿載王實甫關漢卿皆大都人漢卿號已齋叟爲太醫院尹或言漢卿嘗仕於金金亡不肯仕元爲節甚高實甫漢卿皆字非名也藝苑卮言謂西廂久傳爲關漢卿作邇乃有以爲王實甫者且引太和正音譜載實甫詞十三本以西廂爲首漢卿六十本不載西廂爲據然正音譜係國朝寧藩臞仙所輯實本之錄鬼簿二人生同時居同里或後先踵成不可考特其詞較然兩手略見前序及例中卮言又謂或言至郵亭夢止或言至碧雲天止則不知元劇體必四折記中明列五大折折必四套碧雲天斷屬第四折四

套之一無疑。又實甫之記本始董解元董詞終鄭恒觸階而實甫顧闕之以待漢卿之補所不可解耳。

附劉麗華題辭

長君嘗示余崔氏墓文乃知崔氏卒屈爲鄭婦又不書鄭諱氏意張之高情雅致非鄭可驟明矣。崔業已委身恐亦未必無悔。迨張之詭計以求見此其宛轉慕戀有足悲者而崔乃謝絕之竟不爲出又何其忍情若是耶。不然豈甘真心事鄭哉。彼蓋深於怨者也。董解元關漢卿輩盡及其事爲西廂傳奇大抵寫萬古不平之憤亦發明崔氏本情非果忘張生者耳。此其事或然或否固不暇論之也。嘉靖辛丑歲上巳日金陵劉氏麗華書於凝香館。

按劉麗華字桂紅金陵富樂院妓也刻有口傳古本西廂記此其題辭范子虛跋稱麗華光豔無匹性聰敏端慎嘗稱說崔氏心慕效之又怪不能終始於張每誦其書未嘗不撫卷流涕也。范不知何許人所云長君則吳人張姓蓋雅與麗華狎者。題辭中謂崔氏所適之鄭無諱字及作傳奇不及實甫皆未的然第言崔氏蓋深於怨非果忘情張生

者其詞淋漓悲愴有女俠之致又嘉靖辛丑抵今七十餘年想像其人、不無美人塵土之感故采附未簡、

附詞隱先生手札二通

頃來兩勤芳訊、僅能一致報柬、何乃又煩先生注念、重以佳集之貺耶、日盥洗莊誦、真使人作天際真人之想、豈直時輩不敢稱小巫、遂今元美先生難爲前矣、所寄南曲全譜、鄙意僻好本色、殊恐不稱先生意、指、何至慨焉、辱許敘首簡耶、翹首南鴻、日跂琳壁、爲望不淺耳、王實甫新釋、頃受教、已有端緒、俟旣脫藁、千乞寄示、或有千慮之一得、可備采擇也、小兒倖薦、至勤呂長公動色相聞、而茲先生亦借齒牙、感矣、感矣、病後不能作字、又屬沍寒、呵凍草復、仰希在宥、嘉平望日

其二

昨從瑤山丈所得先生所致手札、并新咏二冊、曠若復面、何先生之不吐棄、不佞至此也、感且次骨矣、頃辱示西廂考注、業精詳矣、更無毫髮遺憾矣、真所謂繭絲牛毛、無微不至者耶、旣承下問、敢不盡其下臆、蓋作北詞者、難於南詞幾倍、而譜北詞、又難於南詞

幾十倍北詞去今益遠漸失其真而當時方言及本色語至今多不可解卽正音譜所收亦或有未確處誰復正之哉今先生所正誠至當矣又以經史證故實以元劇證方言至千古之寃舊爲群小所竄若衆喙所訾者具引據精博洗發痛快自有此傳以來有此卓識否也敬服敬服承諭依正音譜以襯字作細書甚善第更乞詳查每調旣以譜爲主至於入聲字更查中原音韻所謂作平作上作去者截然不可易乃妙第如俗人機之俗字生以其作平難合調輒妄改作世字而玉石俱焚之石字周高安旣以爲石叶作平則此句第二字用不得平聲如此之類須一一注明不誤後學乃盡善耳注中會意處偶題數語若膏縈處偶著丹鉛亦什中之一未盡揚厲至偶有鄙見願與先生商略之者悉署片紙上方未知當否如他日過焦先生不識可以鄙人所標并就其雌黃否也生去冬幾死今僅存視息筆硯久塵不能爲先生茲刻糠粃刻成望惠一部秋深見過之約山靈實聞此言矣儻能與呂勤之兄同此行尤勝事也近無拙刻無可爲報愧且奈何鄴架有魯齋郎劇敢借一錄不敢失污也不具夏五十有九日



又別紙云

小東封後猶有越調小絡絲娘煞尾二句體先生皆已刪之矣然查正音譜亦已收於越調中且此等語非實甫不能作乞仍爲錄入於四套後使成全璧何如又言

詞隱先生姓沈諱璟字伯英號寧菴吳江人第萬曆甲戌進士仕由吏部郎轉丞光祿性酷好聲律著述甚富詞曲之學至先生而大明於世生平折簡往復盈篋兩書以余校注崔傳而致手墨如新人琴已化錄置後牘聊存典刑又先生以注本寄

還諄諄囑其人勿風雨渡江恐致不虞越三日而

別書之踵問已至其周慎如此并識以紀先生之善傳中評語係先生自署故止稱詞隱生云

吾鄉先達

姚江孫比部先生音律最精兼工字學蓋得之其諸父大司馬公者仕以質先生先生欣然命管標識滿帙裨益不淺是傳之成激詞隱及此部兩先生雅意良俛又并識於此

千秋絕豔賦

有序附

方諸生

吳郡毛允遂公子出其內所臨錢叔寶會真卷周公瑕爲題曰千秋絕豔命予作賦卷中悉次金元人所爲傳奇語稍波及賦曰

美夫河中麗人洛下書生嫵娟蕙質繾綣蘭情嫣然

色授睞矣目成宛轉生前之恨、嬋媛身後之名、爾其漢臯春麗、蕭寺花濃、心勞金屋、人閉珠宮、托嫺辭于尺素、尋芳信於飛鴻、迨夫佼人月下、綺樹墻東、旣械情于麗句、亦示赧于頽容、淒其良夜、黯彼回風、於是酌卓琴、今多露、薦韓香、今下陳、雲捧瑤釵、不負明星之約、粧留角枕、猶嬌在榻之春、乃至王孫之草、方青河橋之柳、堪結、帶錦帶于新驪、愴羅巾于生別、投夜絃而留連、報春鴻而淒絕、環一解于中摧、鏡長分于永訣、惜紫玉之張羅、悵青陵之同穴、海填衛而難平、血啼鵲而不滅、則有南宮詞客、北里騷人、繡腸欲絕、綵筆如新、韻清商于子夜、度豔曲于陽春、亦有丹青點筆之工、盤薄含毫之史、臆彼多情、圖其有美、高唐片障、崔徽一紙、未若秦嘉之婦、張玄之妹、麗比舜英、才方錦字、抽烏絲之逸藻、聊試隄糜、榻粉本之餘妍、詫傳側理、夫其塗黃乍就、浮渲欲飛、額瞬似語、態弱堪持、嫵然而狎、俛然而思、粲然而笑、感然而啼、神情綽約、芳澤陸離、洛水無聲之賦、金荃設色之詞、迺知凡理有窮、惟情無盡、感可決脰、愁堪彫髻、楚楚短綃、茫茫長恨、俯仰今昔、我輩差近、噫嘻、崔孃窈窕、天人其儷、張郎才地、則鈞嗟紅顏之薄命、怨錦翼之離群、

抱丹誠而不化、咏白首而難陳、節顛顛之見絕、仍掩抑而含辛、悲絕豔于既謝、寄麗辭于長顰、儻有情之披攬、當三慨于斯文、

代崔孃解嘲四絕

紅牋密約逗西廂、杏子花深夜正長、恰見自禁羞不得、悔將嗔語惱檀郎、

金荷的的照殘粧、誰遣行雲出洞房、花底劉郎元有路、却攜衾枕恨紅孃、

玉環遙結報雙金、錦字淋漓淚不禁、不為相思寄愁絕、可憐淒斷白頭吟、

紅樓消息斷長安、惆悵尋春已較殘、不是羞郎真不起、見郎容易別郎難、

右方諸生舊作賦一首、詩四絕、刻成、余謂曷不綴之簡尾、俾並崔孃以傳、生日、贅抑褻也、余曰、否、廣平梅花、靖節閒情、世不以是少二君子也、輒命小史益之、

友人羅浮居士識

附評語 十六則

方諸生

西廂風之遺也、琵琶雅之遺也、西廂似李琵琶似杜、二家無大軒輊、然琵琶工處可指、西廂無所不工、琵琶

古本西廂言考 卷六  
琵琶宮調不倫平仄多舛西廂繩削甚嚴旗色不亂琵琶之妙以情以理西廂之妙以神以韻琵琶以大西廂以化此二傳三尺

西廂妙處不當以字句求之其聯絡顧盼斐疊映發如長河之流率然之蛇是一部片段好文字他曲莫及

西廂槩言無所不佳就中摘其尤者則相國行祠風靜簾閒晚風寒峭彩筆題詩夜去明來數曲窮工極妙更超越諸曲之上巧有獨至卽實甫要亦不知所以然而然

諸曲平仄較正音譜或時有出入然自不妨諧叶試錯綜按之無不皆然所謂柳下惠則可也

中原音韻所謂字別陰陽曲中精髓然以繩西廂亦不能皆合如點絳脣首句第四字合用陰字而遊藝中原之原與相國行祠之祠皆是陽字寄生草末句第五字合用陽字而海南水月觀音院之觀與玉堂金馬三學士之三何時再解香羅帶之香皆是陰字以是知求精於律政自不易

西廂用韻最嚴終帙不借押一字其押處雖至窄至險之韻無一字不俊亦無一字不妥若出天造匪由

古今西廂記卷六  
人巧抑何神也。

記中諸曲生旦伯仲間耳獨紅娘曲婉麗豔絕如明霞爛錦爍人目皆不可思議。

西廂諸曲其妙處正不易摘王元美藝苑卮言至類舉數十語以爲白眉殊未得解又其旨本香奩金荃之遺語自不得不麗何元朗四友齋叢說至訾爲全帶脂粉然則必銅將軍持鐵綽板唱大江東去而始可耶。

涵虛子品前元諸詞手凡八十餘人未必皆當獨於實甫謂如花間美人故是確評。

董解元倡爲北詞初變詩餘用韻尚間俗詞體獨以俚俗口語譜入絃索是詞家所謂本色當行之祖實甫再變粉飾婉媚遂掩前人大抵董質而俊王雅而豔千古而後竝稱兩絕陸生儉父復譜爲會真寧直蛇足故是螳臂多見其不知量耳。

實甫要是讀書人曲中使事不見痕迹益見爐錘之妙今人曾中空洞曾無數百字便欲搖筆作曲難矣哉。

元人稱關鄭白馬要非定論四人漢卿稍殺一等第之當日王馬鄭白有幸有不幸耳。

往聞凡北劇皆時賢譜曲而白則付優人填補故率多俚鄙至詩句益復可唾西廂諸白似出實甫一手然亦不免猥淺相沿而然不無遺恨

今曲以西廂琵琶爲青鳳吉光而二曲不幸皆遭俗子竄易又不幸坊本一出動稱古本云云實不知古本爲何物余嘗戲謂時刻一新是二曲更落一劫客曰今寧必無更挾彈子後者耶余謂余固不爲此輩設也

西廂韻士而爲淫詞第可供騷人俠客賞心快目抵掌娛耳之資耳彼端人不道腐儒不能道假道學心賞慕之而噤其口不敢道李卓吾至目爲其人必有大不得意於君臣朋友之間而借以發其端又比之唐虞揖讓湯武征誅變亂是非顛倒天理如此豈講道學佛之人哉異端之尤不殺身何待獨云西廂化工琵琶畫工二語似稍得解又以拜月居西廂之上

而究謂琵琶語盡而詞亦盡詞竭而味索然亦隨以竭此又竊何元朗殘沫而大言以欺人者死晚矣

頃俗

子復因焚書中有評二傳及拜月紅拂玉合諸語遂演爲亂道終帙點污覓利瞽者余戲謂客是此老阿鼻之報客爲一笑

天池先生解本不同亦有任意率書不必合窾者有

前解未當，別本更正者，大都先生之解，略以機趣洗發，逆志作者，至聲律故實，未必詳審，余注自先生口授而外，於徐公子本，采入較多，今暨陽刻本，蓋先生初年厓略之筆，解多未確，又其前題辭，傳寫多訛，觀者類能指摘，至以實甫本爲董解元本，又疑董本有二，此尤未定之論，蓋董解元爲金章宗朝學士，始創爲搗彈院本，實甫循董之緒，更爲演本，由元至今，三百餘年，由董至王，亦一百三數十年，董解元，蓋宋光寧兩朝間人。時代久遠，流傳失真，然其本故判然別也。陶宗儀輟耕錄所稱董解元作，正指搗彈之本，而非誤誤之者。

自淮干逸史始也。董本人間絕少，余往從友人劉生乞得，以呈先生，先生詫賞甚，評解滿帙，未及取還，爲人竊去。頃歙中及武林已有刻本，碧筠齋本間有存者，余初從廣陵購得一本，爲吾郡司理竟陵陳公取去，後復從武林購得一本，今存齋頭。而朱石津本尤祕，卽先生存時亦未之見，余爲友人方將軍誠甫所貽者，憶徐公子本，先生亦從世人以綿搭絮二曲爲落韻，聽琴折擬，改幽室燈青爲燈紅，下一層兒紅紙，幾棍兒疎櫺，爲一匙兒糲刷，幾尺兒紗籠，問病折眉黛，遠山二句，爲眉黛山尖不翠，眼梢星影橫，參等語。

皆別本所無蓋先生實不知此調故有中數句不韻  
一體故余注本皆棄去不錄暨本出頗為先生滋喙  
余非故翹其失特不得不為先生一洗刷之耳  
實甫嘗作絲竹芙蓉亭劇其仙呂詞一折風流綺麗  
特稱妙絕吾嘗恨竚立閒階諸曲殊傷莽率今錄附  
簡末以供好事者下一擊節

仙呂點絳脣 附

王實甫絲竹芙蓉亭劇

天霽雲開月華精彩南樓外行過庭階我潛立在

湖山側 混江龍

今夜箇百無妨礙洗乾坤風

露淨塵埃冷清清風搖翠竹白泠泠露滴蒼苔風

力緊寒侵金縷衣露華涼冰透繡羅鞵輕移蓮步

款轉雕闌簾篩月影燈晃書齋又不敢呼名道姓

我則索躡足潛踪悄聲兒獨立在窻兒外想着俺

懷兒中受用怕甚麼臉兒上搶白 油葫蘆 我

着這瘦聳聳香肩將門扇兒挨你試猜止不過月

明千里故人來則我這後園中晚謁文章伯你不

肯秦樓夜訪金釵客外面兒模樣好就里最為事

反我不比你窮酸餓醋教君怪不放叅緊閉定讀

書齋 天下樂 恰做了十謁朱門九不開書齋

好幽哉不曾有俗客來將舊幃屏幾扇兒嚙下擺

踪二字不韻  
別是一格元  
入常用此體

混江龍調  
四字句調



戀蝴蝶床榻兒窄，夢梅花紙帳兒矮，秀才呵，你正是成人不自在，〔村裏逐鼓〕你休教一時風火

燒了嘴，百年恩愛，則爲你衾寒枕冷，咱廝敬重，一家無外，你這般假古撇喬身分，粧些台孩，可知道死了杜甫，亡了韓愈，泔殺李白，你可甚賢賢易色，

〔元和令〕

便有那曹子建七步才，還不了龐居士一分債，他那般氣昂昂，曾次捲江淮，你可是酒

腸寬似海，則想我夜深私出繡房來，實丕丕擔着利害，〔上馬嬌〕一來是天帝差，二不是緣分該，

則你那咻宋玉自裁畫，待將這無出路巫娥推在

門外，我爲甚來，乾教我空下楚陽臺，

〔遊四門〕

恰正是蒺藜沙上野花開，可不道疑是玉人來，則爲你冷清清難把長更捱，砌下亂蛩哀，哈，我特地採多才，〔勝葫蘆〕枉教我倚定門兒手托腮，休

將那不睹事的話兒搖，小的每天生酒量窄，道的

我速速的眼跳，氤氳的耳熱，忽忽的燎雙腮，

〔幺〕

〔篇〕你見我兩朶桃花上臉來，則怕你悔後也棟

梁林，哎，你箇秉燭顏叔自鑒戒，兀的般月斜風細，

更闌人靜，天上巧安排，

〔後庭花〕

保親的論孟

白，主婚的唐宋策，送女的霜毫筆，守親的是石硯

羅音汀  
驀叶音  
賣

臺、你既怕女裙釵無心擔待、枉將伊廝定害、王子  
高、不好色、周瓊姬忒分外、卓文君事不諧、  
〔柳葉

兒〕 哎、你箇漢相如休怪、則要你溫和我浸冷的

羅鞦、乾教我羞答答的、懶把門程驀、哎、你箇梁山

伯、不采我祝英臺、羞的我快快而來、  
〔寄生草〕

你則怕擔煩惱、惹罪責、為姪兒恐怕尊姑怪、書生

不好陰人愛、你莫不一家兒受了康禪戒、量這箇

綵雲、喫打有何羞、尚兀自文王下馬將荆條拜

尾聲〕 得了首有情分、斷腸詞、自惹下無剗斷相

思債、這一箇小書舍、天寬地窄、也不索對天地說

盟山言誓海、啣則是常川似今夜、魚水和諧、謹栽

排、我怎肯教信斷音、垂則要你常準備迎風戶半

開、來日箇一更左側、你倚門兒等待、我則等的夫

人燒罷夜香來、

永興蔡迦陵寫

新校注古本西廂記考卷六 終

戲書人吳良士捐贈

國



香雪齋

